

骑友十兄弟

田德骥

早晨起来，五十出头的老钱洗漱完毕，看着镜子对自己的脸谱进行仔细“装修”，乌黑的大背头下面的脸膛，细腻得既像剥了皮的乳猪，又像充了气的气球，饱满充盈、白里透红、油光发亮，是那么精神。个人满意地点点头，耸耸肩，踱步到餐桌。吃完保姆备好的早餐，走出大门，迎着朝阳，信步向自己的店面走去。

老钱原是A县自行车配件修理厂的一名职工，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下滑，单位下属的自行车配件门市部招标出租，老钱在单位众多的招标人人群中胜出，成为了经营自行车配件门市部的经理。随后两年，单位破产，老钱以全资购买了门市部的所有权，此时，自行车配件门市部由国有资产变成了私有资产的转型，同时，老钱也完成了由工人转为老板的蜕变。

随着生活的提高，人们对于健康和健身有了更高的要求，自行车骑行运动受到了更多人们的喜爱，钱老板是何等地精明，嗅觉又是多么敏锐，洞察到人们骑行健身的热点，钱老板先在网上查阅到热点品牌自行车，当数台湾的“捷安特”自行车，分公司设在江苏昆山。钱老板余跑昆山多次，终于争到了“捷安特”自行车的经营权，转身成为了“捷安特”自行车专营门市部的经理。几年间，风靡A县的捷安特自行车为钱老板带来了丰厚的效益，使得钱老板的作派越来越像“弥勒佛”，腹大腰圆，笑口常开。

就在那一年，应该是在五年前，为庆祝店面成立十周年，举行了一次回馈老客户的骑行友谊赛。为了这次活动，总公司还特派了一位副经理前来祝贺致词。骑行距离为A县到B县的来回，因为两县的距离是21公里100米，往返正好是马拉松的距离，因此，为骑行比赛起了一个响亮而有意义的名字——马拉松骑行友谊赛。

体力比赛的过程还是很繁琐的，要备有急救车、急救大瓶、急救药品和矿泉水，最重要的是每人要签订一份身体意外伤害证书。

万事俱备，近百名参赛者头盔护膝准备完毕，上午九点整信号枪响起，A县市民广场百车齐发，向B县驶去。

十点二十分钟，第一名终点闯线成功，不到五分钟，已有十名队员到达终点，到达的被安排到市民广场对过的聚友大酒店休息。聚友酒店的大厅里已挂上了庆祝条幅，十几张大圆桌摆在大厅里，最前面的桌上中央摆有一座金杯，金杯上挂有两幅大红纸条，左面写有：前十名第一桌，右面写有：其他随意。当然，金杯是不能拿走的，比赛完毕后，让雕刻家在金杯上镌刻上名字，放在销售展厅以示纪念。不到十一点，比赛队员全部到达，除一号桌标有桌号，其他桌都没有桌号，但早到的自然向靠前的桌坐去，以示比赛成绩。

第一桌的人员到达最早，已经相互作了介绍，当然，有以前熟悉的，有不熟悉的，有知其名的，有不知名的，有面熟的，有的好像就没见过面。但同样的爱好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按中国老话说，那就是缘分。大家相互敬酒，气氛热烈，各自谈起骑行经过，有去过云南的，有过过漠河的，还有一个到过喀什，每当谈到路上的艰难险阻，常常令人唏嘘不已。谈得兴起，趁着酒劲，有一人突然站起，拿起杯子说：“我们弟兄有着共同的爱好，今天又谈得高兴，我有一个提议，不如我们就此结为异性兄弟，将来在生活上相互关心，社会上相互帮衬，岂不更好？”欢乐的气氛和酒劲得到了多数人的赞成，有一人还在沉思，被邻座的骑友推了一把，“听到了吗？举手啊！”他被动地、迷迷糊糊地举手同意，随后按年龄排列。为避免重名误解，现将弟兄排座次定为：老一、老二、老三，以年龄先后类推。骑友年龄差距较大，老一年龄已近五十，老十年龄不到二十，两人叙旧方知，老一的儿子竟然和老十是技校的同一班级同学，老十谦恭地说：“如此一来，我理应叫您叔叔。”老一摆摆手说：“以往是，而今后论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弟。”众人附和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，听大哥的，你就是我们的弟弟，今后众兄弟再坐在一起，起酒倒水就是你的了。”老十就此连连答应：“好，听哥哥的。”那年微信已在小城悄然兴起，稍微年长的哥们还不太会使用，老十自然精通此道，他把大家的手机收在一起，建了一个兄弟群，把大哥列为群主，并逐个介绍使用方法，大家对小弟敬佩不已。饭后道别，情真意切，言语之客气，叮嘱之真切，最后拱手道别，互嘱珍重。

至此以后，兄弟群每日祝福不断，问好连连，自组的骑行也源源不断，途中的聚餐，个个争先付钱。这期间，自然出现过某兄弟父母过寿，子女题名等事，众兄弟自然包相贺。酒酣间，总有人想起自己家中兄弟间的不快，深情地说：“我们之间，胜过亲兄弟。”大伙都会附和说：“就是，就是。”此时只有老四沉默不语，老五就坐在老四下手，随问：“四哥怎么不言发？是否另有高见。”老四缓缓地说：“我说了但愿不会扫了弟兄们的兴，亲弟兄哪怕打破头，父母过世还是要一起跪老的，我们兄弟间还是应相互尊重，小心翼翼，一旦言语过激反目，异性兄弟将会终生不再往来。”此言如醍醐灌顶，自然使人不快，大家也不好反驳，但心里会想，酒桌上的话何必当真呢，这老四真不会说话。相处长了，兄弟间不会像初相识那样谨慎，言语间也比较随意，自然也出现过分辨争吵，大家都会拿出求大同存小异的境

界，因此，并未影响兄弟间的情谊。

那一年，老九的爷爷过世，弟兄十个固然都要吊孝，统统行大礼，戴重孝，每人还配了一个蓝色疙瘩帽，十兄弟只有老十未结婚，但已订婚，未婚妻带了一副白色袖章，在袖章的边沿挂了一条红绸，以作识别，八位夫人跟九夫人一样，一身素白，跟着九夫人哭爷爷。路祭时孝子贤孙仁兄把第一字儿排开，老九的爹大排行也是老九，是个村主任，仁兄弟海了去了，各路花圈百十几个。“总理”一呼，一起、一跪，白花花一片，着实壮观，老十未婚妻的红颜再配上臂上的红绸，十分惹眼。围观的邻居啧啧称赞：看人家发丧，有多气派。

日月如梭，两年过去了，骑行的骑友们也都知道“第一桌”轶事，每当谈起，赞声不已，称赞老一管理有方，夸众位小弟素质高，人品好，成为了骑行界的一面旗帜。

一日，老六在群里发了一个帖子：“各位兄长、小弟：今日老六有事相求，特请诸位弟兄相帮，因此，今日中午十一点半高记水饺馆小聚，请务必参加，谨恳。老六恭请。”

众弟兄见帖，自然不敢耽搁，按时到达，老六早已在饭店恭候，十菜一汤上桌，老六忙着斟酒，老一拦着说：“先说事，再喝酒。”老六道出了原委。“老泰山”突发心梗，急需搭桥手术，医院让下午预交六万，家中倾其所有仅够五万，特邀众位弟兄相帮。老一闻言，当即拿出一张卡来，说：“前天刚发了工资，加上以前的结余，一万元是有的，你取来便是。”老二站起来说：“大哥这就不对了，既是兄弟，一样远近，不偏不倚，每人都出一千一百元，凑够九千九百元，剩下一百元让老六自己想办法。”大家异口同声的说：“对头。”同意归同意，有带钱的，有不带钱的，老二接着说：“老十跟大哥去取钱，今天回家务必给大哥微信转账，等大哥回家喝酒。”酒场的过程不再赘叙。未到两月，老六又一次邀场，大家以为还钱，欣然前往。老六敬酒致歉，无非是表达了钱紧暂缓之意，区区千元，大家均以大为怀。再后，无论大场小场，老六不再请客，再也不提还钱的事，久而久之，大家的各项活动不再喊他，老六也心知肚明，虽然还挂着群里，但在群里一言不发，仿佛销声匿迹。

转眼又到了阳春三月，老三见春暖花开，兴致大发，恰恰又逢周六，便在微信群发出了骑行游春的倡议。在一番七嘴八舌中，很快商定了时间、目的地。只是让大家感到郁闷的是，老六自始至终一言未发。

大家全是骑行的行家，自然是设备齐全，披挂整齐，按时到达，人全部到齐后，老大右手一扬，顺着大桥南笔直的路，向前方驶去。春风习习，杨柳依依，一棵棵大树纷纷退去，和煦的阳光，透过树上的枝杈，跌落到地上，斑斑点点。道路两边的农田，小麦已吐三节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摇动着身姿，宛如袖珍舞女，在向骑行的勇士致意。跨过麦田，迎来了菜园，大片的油菜花田展现在眼前，黄灿灿的油菜花铺天盖地，就像金色铺就的地毯，阳光配合时空，变成了金色的世界。阳光是非常的神奇，清晨，它可以让人变得高大，中午，可以让人变得矮小，这种司空惯见的小疑问，难倒了多少大学问家。有句老话怎么说得来，“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天把看到的一切，分派给身边的大臣，有管万物生长的风雨雷电，有管人间生老病死的阎罗王君。太阳是天的使者，负责监督人的行为，因为阳光可以透过人的五脏六腑，看到人的心是红的，还是黑的，还能透过人的头发、头皮、头骨，直射到人的灵魂。太阳可以把气候变的寒冷、温暖和炎热，寒冷的寓意是不要忘记你在寒冷的时候父母、朋友给你的温暖，炎热不单单是在炙烤大地的万物，同时也是在炙烤人性，人穷时是不是志短，为富时是不是不仁。再往前走，就到了万紫千红风景区，此地离桃花源不到二十公里，大家在自行车停车处放好车，徒步入园休整。上午11时，骑友一行再次整装出发，向最终目的地——桃花源驶去。

桃花源原来是百年的运河，由于水源沉积，成了一片干枯的河滩，小陈的爹老陈包下了万亩河滩，种下了桃树，已经有二十年了，农林专业大学毕业的小陈不愿再让爹受累，毅然回家接管果园，老陈气呼呼地对小陈说：“如知你来家管果园，跟我学就是了，何须去上四年的大学？”小陈笑嘻嘻地说：“要不是我前年给你搞了个桃花源游，你的桃早烂了地里了。”老陈无语。

骑行九友到后，老一先到管理果园的居住地拜访老陈，老陈早年间在老一单位干了几年的临时工，和老一成为了至交，称兄道弟，老陈见了老一，非常高兴，谈了几句，就催着老一一起去观花，忙着去抓那只足有八斤的黑腿拐子鸡。兄弟九人徜徉在花从果树之间，闻着淡淡的花香，看着争先恐后开放的桃花，一丛丛一簇簇挂满了枝丫，桃花的美，被文人墨客从书本移植到美人的面庞，称之为面如桃花。微风吹来，花瓣空中飘舞，像飞舞的蝴蝶，最后轻飘飘地落在土地上，如同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，成为了最后的归宿，让人感到惋惜，感到悲伤。老四感情细腻，总有一些不着边际的联想，这时，他联想到林黛玉葬花的心情。看着含苞欲放的花骨朵，真希望她永不开放，保持永远的童真，可爱的少女形象，可是，那又怎样结果呢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植物、动物、包括人生，一切都会葬入泥土，一切皆为虚无。

想想老九的爷爷，身边消失的故友，破产倒闭的工厂，下岗的工人，双规的领导，是不是如同跌落的花瓣，繁华过后的悲剧呢。大家喊老四聚集在桃花树下合影，他还没有从沉思中省悟过来。大家从桃园回到了老陈的小屋，看到了地锅下的桃树枝在燃烧，看到了案板上已用八寸盘摆上了四个小菜，凉拌黄瓜，五香花生米，咸鸭蛋和青椒炒鸡蛋，同时，也闻到了地锅鸡的香味，果木燃烧的香味。大家围着案板坐下，喝了 two碗茶的功夫，红辣椒炖鸡已下锅，足有多半盆，热气腾腾的摆在了案板中间，老陈打开酒瓶，倒进了酒杯和茶碗，边喝边聊，老陈给众弟兄谈起了和老一的陈年旧事，夸老一人品好，重情义。不一会，小陈开着电动车带着女朋友来了，众兄弟抬头一看，小陈的女朋友竟然是那么漂亮，进来对大家点头致意，脆生声对着老陈叫了一声叔叔，真正是声如铜铃，面如桃花。老十呆呆地看着，想着明年再来，是不是如同崔护的诗，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呢？酒酣间，老一开玩笑说：“陈老弟，今天的拐子鸡不能白吃，今年的桃子，供电局包销。”老一说的不是酒话，他是有着三十年工龄的供电局职工，现任供电局局长就是老一的徒弟，开口让局长发个福利，一人分个三五筐桃子，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。酒足饭饱，班师回朝，不到下午五点，大家已坐定老六上次请客的高记水饺馆包间。茶水间，老三和老十去点菜，房间里出现了一时的沉静，一是劳顿因乏，二是各自抱有各自的心事。

其实，就在这两年，兄弟间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，不变的只是老一和老三，老一是供电局职工，工资高，待遇好，也不在一线干活，每天悠哉游哉地去单位转一圈，就等退休了。老三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，在学校教了几年书，已升为副校长，虽然每天忙忙碌碌，倒也充实。老二的原单位是煤建公司，下岗后在县城东角找了块空地卖煤，前几年还行，又装又送的，虽然辛苦，但毕竟能赚点小钱养家，这两天创城禁燃，又封了他的地摊，烦得很，今天说是观花游春，其实是出来散心。老四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县标准件厂工作，老四内敛、朴实、好文，也写过几篇文章在本报发表，在车间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八年，随后调到技术科搞设计。从未请过一天假，迟过一次到，在单位入了党，成为了县劳模，在县开过人代会。今年，铸件厂莫名其妙地破产了，老四不得其解，感到困惑，几宿几宿睡不着觉，已出现抑郁的苗头，这次出游的微信是妻子回复的，是要子备好行装，被强赶出来的。

老十点菜回来，附在老一耳边说：“我在大厅一角里看见六哥了，他一个人要了一个小盘的素拼，抱着一瓶酒独饮。”老一一惊道：“什么？老六，两年没见他了。”大家闻声知情，有两兄弟同说：“别理他。”老一摆摆手，指着老三和老十说：“叫他进来”。两人出去，菜已满桌，老一说：“不用等他们，先喝着。”好一会，两人回来说：“他不来”，老一问讯大怒“反了他，我去。”大家让出路来，老一挤出去，老二老三跟随在后，老一来到老六身后，一把抓住老六的衣领，向上一提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三哥都请不动你，反了你了？”老六乖乖起身，随老一走走，又回头拿着他的酒瓶和小盘。老七从邻桌拿了圆凳，待老六坐定后，老一举起杯子说：“弟兄十个，坐齐不容易，啥都不说，喝酒。”听老一言罢，大家站起，一饮而尽。然后，又静了下来，老六懦弱地说：“这两年我不敢给弟兄们见面，是有原因的，老岳做完搭桥，老爹又患肝癌，我跑省医，跑北京，花了几十万，钱花光了，人也走了，要账的亲戚，搅得家里不能安宁，妻子一气离婚，我不怪她，在家伺候我爹娘多年，她也不容易，孩子和房子都给她了，好在还有老爹的廉租房，我先住着，还不知哪天收回去，我现在在小区干保安，一月就一千二百元，我怎么还您呢，我心口苦啊，给谁说呢。”说着说着，老六嚎啕大哭。老十拍了拍老六的肩膀说：“六哥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大家不怪你。”老六静了下来，双肩一耸一耸，同时，房间也静了下来，老二一声叹息，就简短的两个字：“喝吧！”此时，老九的电话铃响了，“喂、喂……”地出去接电话，老九这两天抖起来了，接管了他爹承包的村里的塑钢厂，按合同是每年交八万元的租金，说是有钱就交，没钱就先欠着，到今年包了八年了，共欠了租金六十万。老九接管后，主营是钢结构，盖大棚，建车间，资产少说也应近千万，村里会找计他要租金，老九笑笑说：“俺爹签的合同，找他要，就这点小钱，真不值得还。”会计还真不敢给老九的爹要租金，只要张嘴，定会老九的爹骂个狗血喷头。老九接完电话，回来说：“账我已结，各位哥们慢慢喝，公司有事，我先走一步。”老一说：“先一停，你二哥和四哥还在找活干，到你那里打份工行吗？”老九边退边说：“好说，好说”扬长而去。老六这一哭一述，把酒场搞得非常沉闷，老四更是心烦意乱，感到索然无趣，趁机说：“我送六弟回家，也先走吧。”也不待其他人回应，拉着老六退出房门。老一在桃花源就喝得不少，这一场让老六一哭一闹，也感觉扫兴，说：“回吧。”大家点头响应。正是：趁兴朝阳去，扫兴暮回归。

几天后，老二和老四去了老九的公司，老九说：“二哥去工地吧，镇上的市场扩建，我建的二号棚即将完工，又接下了三号棚，你会开拖拉机，给工地运送料，老四把你的工程师

证书拿来，就在资料室工作，给我会绘图，记账账，来客人接待一下。”老二点了一下头，扭头就走，心想：这老九真不是熊，老四老实人，比老九大多多岁，第一天来上班，就矮了半头，不是哥了，叫老四。

老二到了工地，二号大棚角里有辆拖拉机用白色塑料布盖着，掀开后，还有一层尘土，看来很久没人开了，这时，有几个工人围上来看，老二问：“这机子有毛病吗？怎么闲着？”众人不答，相互对视，面面相觑，老四感到莫名其妙，一小伙歪戴着帽子，诡异一笑，指了指后车斗跑了，众人也都散去干活。老四不解其意，也看到有什么东西，找了个水桶开始擦车，直到擦到后车斗，似乎有刻意的划痕，仔细辨认，好像是“的卢”字样，老二想，不就是驴的意思吗，他妈的，刚才那个熊孩子指我是驴，可不是吗，我成了仁兄弟的驴。随后加了油，把拖拉机开出去转了两圈，感觉车况挺好。下班后老二去资料室找老四，老四伏在电脑桌前，两手在键盘上敲个不停，老二问：“人家都下班了，你忙个鸟啊？”老四说：“镇里明天下午召开会议，弘扬优秀企业发展史，老板让我给他写篇发言稿，今天要写完才好。”老二说：“还有明天半天呢，喝点去”。不由老四分说，半拖半拽地把老四拉了出来。来到了近处的干饭锅，芥末白花生米一拼，煮煎炸豆腐一摆，两瓶啤酒一开，兄弟俩喝了起来，老二打开了话匣子，陈谷子烂芝麻，论说了一通，骂煤建的领导混蛋，骂城管的员工坏蛋，骂个人纯纯是个笨蛋，骂自己的小儿子考考零蛋。他看到了世态的冰凉，看到了老六的悲哀，看到了仁兄弟的情谊不堪一击，笑虚拖拉机上的字和小伙骂他是驴。老四问其究竟，给他讲起了三国演义“的卢”的故事，“的卢”是三国演义中的一匹名马，削良善相马，曰马眼有泪槽，额边生白点，必妨主，先妨死张武，刘备侥幸逃脱，后妨死庞统。老二闻言大怒，起身就要找老九理论，老四言：“老九未必恶意，探探情况再说，不干也没必要翻脸，找个理由辞了就是。”老二重新坐下，仍怒气未消。

老二当晚托人打听得知，此车近两年出了三次车祸，一死两伤，那个拄着棍的瘸子腿还时常到公司来闹事，所以，公司所知情的都说不会开车，一时还真没找到司机，老九没想到直钩钓上了大鱼。次日，老二找到老九，说不会开拖拉机，老九说：“你卖炭不就是开拖拉机吗？怎么说不会开呢？”老二说：“我那是12的，你这25的忒高级，我还真开不了，你让旁人开吧。”说完，扭头就走，老九惨然。憋了一肚子闲气的老九踱步来到资料室，看见老四在电脑前啪啪地打字，怒气未消的说：“昨天我就叫你干完，拖延到现在还没完，你要不给我念上三遍，那些句子我哪里能认得了呢，熊老二拔腿了，就这样你也快了。”老四面红心跳，不敢言说。下午，老四接了个新任务，让把大棚资料整理一下，在大棚设计责任人栏签字交工。老四把二号大棚的设计和材料整理好带回家去，晚间对于一间面积和材料强度根据力学比对，不禁吓了一跳，这个大棚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，承重力难以支撑强大风雪，并把理论数据汇报给老九，老九说：“你怎么和辞职的那个老熊说的一样，我只不过把槽钢换成了角钢，他就设计责任人栏拒不签字。你是工程师，有资质资格，就在设计责任人栏签字，以便交工。”老四找理由推托说：“我想，就这样甲方验收肯定是过不了关的。”老九说：“这个不是你考虑范围，我的利润让别人拿走了一半，岂能不给过我关？”老四见软的不行，横下心说：“第一，不是我设计的，我不能欺世盗名；第二，这个大棚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，如果让我签字，除非揭顶重建，不然，你可另选高就，我可辞职不干。”老九哪吃过这样的抢白，怒从心中起，脸色由黄变白，又由白变红，意欲发作，然而想到交工用人之际，转而一笑说：“四哥说得对，我再考虑考虑。”

老四为新建大棚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在二号大棚的设计基础上对新建大棚做了稍微改进，重要位置把角钢改成槽钢，基本上尊重原设计方案，斜插边角把槽钢换成了轻型的角钢，结构趋于更加合理，在材料上和二号棚相差无几，待老四到三号新建大棚工地勘察时，看到二号

棚已熙熙攘攘的进出经营蔬菜的农民，老四不禁对着大棚摇了摇头，对于大棚是怎样交工验收感到诧异。新建三号大棚交工验收时，老四毫不犹豫地设计责任人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对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交接高兴之至。回到家中，对妻子讲起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欣喜不已，妻子看到前一段那个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丈夫几乎崩溃，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抱着丈夫，喜极而泣。妻子说：“是你仁兄弟帮了咱，你要好好干。”老四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工程都已竣工，新的工程在筹划和招标，老九忙着送礼和要账，工人都放假在家，老四翻看一些工程设计之类的书籍。刚到一月份，西伯利亚的寒流袭击了这座小城，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，一天一夜，大雪似乎笼罩了整个世界，雪层足有半米厚。老四突然想到了二号棚的危险，推门出去，艰难地踏着雪层，直奔老九家去。刚敲大门，院内藏獒的狂吠声引来了老九的娇妻，叫了一声四哥，把老四引进了客厅，只见八仙大桌上摆着四菜一汤，老九爷俩在喝酒。老九迎了上来说：“四哥冒雪而来，是否来讨要工资？”老四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来是要告诉你，这大雪下了一天一夜，咱那个二号棚怕是快顶不住了。”老九不以为然，说干了好多大棚，都没事，不然你去看看。老四无奈，转回去看二号棚的情况。老四看到大雪封门，市场内外空旷无人，大棚巍然屹立，随即对自己的错误判断自责。即将转身回去，忽听到棚内咔嚓作响，随着接连不断的响声，大棚开始从一边慢慢下沉，接连着从左到右也开始塌陷，终于，咔嚓一声，二号棚轰然倒塌，那位日夜守棚的老人被压在了雪棚之下。老四把噩耗用手机告诉了老九，老九没来，他爹先来了，县公安局、安全局和镇两委班子均已都到现场，大家在抢救棚下老人的同时，老九的爹和老四已被塞进了警车。调查事故的过程是漫长的，公司项目负责人和 Design 责任人是跑不掉的，项目负责人老九已在他爹的指使下逃之夭夭，设计责任人栏签字竟然是老四的大名，老四拒不承认，在拘留所一次次地被审讯，恐惧和寒冷侵蚀着老四的内心，但百口莫辩。县领导请来省级专家辨明字迹。字迹专家把二、三号大棚的设计图纸的签字进行辨认，起笔落笔竟然一丝不差，两处签字进行上下重叠比对，相互覆盖，字体清晰，上下无痕，令字迹专家颇费心思。刑侦专家和字迹专家在老九的抽屉找出了一摞老四的签名，确认是老九的模仿，至此，真相大白，老四无罪释放，老九网上通缉。

妻子接老四回家，想伸手挽住他，老四连忙躲开，只见他两眼呆滞，摇着头，摆着手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不是我签的，不是我签的……”来到家以后，整宿整宿地不睡觉，妻子拉他睡觉，他就往墙角里躲，不停地念叨：“不是我签的，不是我签的。”经家人商议，决定送老四去精神病医院治疗，就在途经病房的时候，突然见到病房铁栏栅里伸出一只手喊：“哎，哎，你来了，真好，真好，十万、八万、一百万，放在里面都不见。”此人头发蓬乱，脸色黑灰，仔细辨认，原来是老钱，令人感慨，怎么这样了。大家知道，老钱是超过几百万的，他把三百多万元钱投入了一个集资公司，还动员兄弟姊妹丈人舅子亲戚朋友的钱在他名下投了进去，一共有八百多万，本来热热闹闹的公司，突然人去楼空，老钱一下疯了。

又两年，老三升为了教育局副局长，本想邀邀众弟兄庆贺一下。老大心梗住院去了；老二到南方去给女儿看孩子；老四自然不用邀；老五的工作单位是煤矿，因煤量不足，创城防尘停产，被分配到内蒙开矿去了；老六早已不知所踪；老七恰恰有个喜酒，不好脱身；老八卖了捷安特，买了个人工三轮车，满城里转悠着拉客，自感如落魄的“霸王”，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，推托有事；老十到外地打工去了。老三邀不到人，自感无趣。

从此，“一号桌”的十兄弟再难坐到一起。多年以后，老七带孙子去幼儿园，看见了步履蹒跚的老一，下车叫了一声：“大哥。”老一茫然看了看老七，似乎若有所思，老七拉过孙子说：“叫大爷爷，这就是我最好的大哥。”……

